



千百年眼卷第九

瀟湘張 燧和仲纂

竟陵譚元春友夏閱

○○柳公權詩意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
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謂其不能因
詩以諷後蘇子瞻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
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亦未免蛇足不知

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
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
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
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
共○之○者○同○意○

○ ○ 鄭縈辭相

史稱鄭縈相因自言曰笑殺天下人又曰時事可知矣後竟以不為人所瞻望三月求罷去傳紀其

事鄙之也按縈知廣州日值賊黃巢起所過郡邑無不殘滅公移檄於巢戒無犯州境巢笑為歛兵州獨得完及歲滿去俸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帑藏為竭而終不敢犯鄭使君錢此必有以厭服其心者不賢而能若是乎區區自嘲蓋以掩其環瑋邁群之器不忍身為亡國之相挈神器以歸賊也然而圭角不露過人遠矣彼史氏何足以知之

○唐科目不足憑

唐室名臣多起於科目，惟張九齡常應二科，一則才堪經邦，一則道侔伊呂。後來相業，誠不負科名矣。而裴晉公度在裴垙下第四人及第，顏魯公真卿之忠節，乃在於文辭秀逸之科。開元天寶之際，有風雅古調科，乃薛據及第，而李白杜甫並不在茲。選由此觀之，謂科目盡足以得士，亦豈容遽信哉。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是不然，長安與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惜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旣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旣從之矣，以

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猶不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

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既欲上不失賊臣之意又欲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

○王朴異才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

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五季之世有若人耶。

○韓熙載晦於聲色

五代之末知趙點檢不可測者韓熙載耳。衆人固賢賢也。熙載又知唐之將覆而耻爲之相。故以聲色晦之。嘗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噫。卓

矣。

○吳越改元之証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常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

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官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也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徐鍇徵猫事非實

南唐徐鍇與兄鉉徵猫事至七十餘古今猫事有限卽經史詩文單辭並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徂爲實然耳梁武沈約徵粟事僅十餘條頗恨其寡却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在宋初同李昉宋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輯猫事不過十餘鉉胡不舉鍇七十事實之也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稽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顏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毋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

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証真一恨事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默會希夷先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視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

辭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張和仲曰今之學易者又不過勦紫陽氏規磨之談不知視買櫝還珠者何如也

○○宋儒教之盛昉于趙普

宋之興也趙普以半部論語佐藝祖致太平而其後也遂有濂洛諸儒之盛是所謂青出於藍也所

貽者遠矣嗚呼以焚書坑儒之慘而欲傳之萬世無窮不亦惑乎

○○燭影斧聲

藝祖舍子立弟亘古所無迨其後也德芳德昭至不良於死太宗于是乎残忍矣蓋陳橋之事與諸將密謀以黃袍加藝祖實出於太宗彼自以爲手天下以授之兄而今返之也二子處嫌疑之際雖欲不危又何可得耶觀夫卽位于開寶九年之十

一月不能少待。而遽稱太平。與國元年。固已示無兄之跡矣。燭影斧聲之疑。恐難置喙於後世也。

○趙普遺禍

宋之兵孱國弱。始於趙普。方太宗時。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時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不勝嫉媚之心。巧爲之阻。太祖承五代之敝。畏艱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爲匈奴之牧馬場。

皆普一言。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罪。猶在此下乎。

○盧多遜愧其父

盧多遜。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多遜當國門下。士極盛。其所器重者。種英。蘇冠二人而已。及其得

千百年眼 卷九 九一
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
英後改名放。卽明逸冠。卽蘇易簡也。

○种放之隱由母

种放在終南。太宗召而不出。從母命也。眞宗不召。
而出母也。物故也。貞烈哉。此母也。非女中之田光
乎。終南處士。愧深閨老嫗多矣。

○郭忠恕清節

郭忠恕。宋初人也。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

口稱猫。遇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
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
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自爲之時。與役夫小民
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東坡畫贊。叙
之甚詳。考忠恕初事湘陰公贊。贊爲郭威所殺。忠
恕佯狂遁去。由此觀之。亦清節之士。山水木屋。不
足以盡之也。

○晉唐不通字學

宋史長篇太宗每暇日問王著以筆法葛端以字學筆法臨摹古帖也字學考究篆意也筆法與字學本一塗而分岐晉唐以來妙於筆法而不通字學者多矣

○楊升菴六書索隱序云伏羲觀圖畫八卦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而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

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諸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

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也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為笋昇高山為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污竹素也其間名為此字學者若李陽冰則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

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班得脣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蜉蝣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勦程朱之藩魄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音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官墻哉按此段

引駁甚精足爲字學開一堂奧

○○楚王元佐自廢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廢嗚呼太伯之讓其跡隱季札之讓其慮深元佐此舉可謂追跡千古豈真狂也太宗之殘忍刻薄到此寧不可爲之警省耶

○天書之典倣遼俗

宋澶淵旣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

君臣如病狂然何也及讀遼史乃知其意契丹之俗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鴈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戡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志與然不脩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其後徽宗嘗諷道籙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爲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

憫中華被金狄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爲人
主令天下歸於正道於是群臣與道錄院上章冊
帝爲教主道君未幾女貞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
覆中華斯言若爲之先兆也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爲諫官
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
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

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
書故不得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
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梁灝謝啟之譌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
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
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
旣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

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天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

○○寇準天書由王且

寇萊公以朱能天書復相議者迄今惜之按史準罷相改節度山南東道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

懷政爲天書上以問王且且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因此復入中書觀此則夫左右其事借公以取信于天下者且之本謀也○天書之事且不惜以其身爲之○至是乃薄餌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謗嗚呼是誠何心哉○始準固不欲其壻王署與周懷政善因力勸成之○然此等事豈宜決諸子壻哉○準入相後士論譁然有門生日某有三策第一莫若稱疾求外補

第二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上奏，少救公生平。第三不過爲宰相耳，公不悅，竟有海康之謫。張和仲曰：公不聽門生之三策，而惑於其婿之片語，豈所謂利令智昏者耶？王文正機關與美珠之遺，若出一轍。君臣之間，不啻有市心矣。

○○王欽若遺善

宋史真宗初卽位，王欽若時與母竇古同位三司，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

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蠲納司。此事世知之者，鮮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丁謂長者言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輒退縮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丁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齏粉矣。

真宗欣然嘉納。

○寇萊公奢儉不同

寇萊公寢處一清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點油燈罷官日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真異於弘耶。

○夏竦不值一文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倚之食肆外食訖佯遺去至晚肆間人得之展視箔端物乃元昊購竦之榜也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竦聞之遽令藏揜余謂夏虜雖狡尚是寬政若悉竦奸狀則一文不值者兩貫懸賞猶多也。

○夏竦剖棺之報

夏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闢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為人主疑一也。

○ ○ 龐籍隱德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空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既西羌攻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

廷深訝龐公擅興詰書。不已。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素重溫公之賢。默然竟不自明。溫公遂獲免。妙哉龐公。直不易得也。狄青之征儂賊。亦賴龐公為內主。乃得成功。嗚呼。今不可得矣。國朝王晉溪之於陽明。其庶幾乎。

○ ○ 韓范事業

韓魏公閱古堂記。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魏公功業之偉觀。此可得其大槩矣。范

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斯時濂洛之學尚未興也豪傑作用豈無所本而然耶

○○麥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難

范堯夫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文采氣諛豪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張文節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嘗爲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何足爲范公重如曼

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緘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塋盡數與之况范公父子耶况曼卿又爲公東吳故舊耶歐陽作文正墓志銘石曼卿墓表皆不載麥舟事以知公之盛德不專在此正如小說載雲長公秉燭達旦使其事卽真亦烏足以槩雲長大節耶

○○范仲淹先見

宋景祐寶元間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呂夷簡謂契

千百年賦 卷九 十九
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必長虜勢，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夷簡迄不從而罷。夫當國家全盛之勢，預爲徙城備敵之謀，庸夫且知其不可，何待夷簡亦豈知轉盼未百餘年，有金狄之禍乎？夫偏安南服，孰與宅天下之中也？聖人稱百世可知，畧於秦誓露一斑焉。千古以爲口實，况下此者乎？惜哉！仲淹有前知之哲，而宋弗果用也。

○○韓范不識奇士

慶曆間，華州有張吳二士人，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林嘗遊塞上，觀山川有經畧西鄙意，欲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間已走西夏，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

千百年明 卷九 二十一
所懋執之夏首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
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
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謀抗朝廷
連兵者十餘年

○○新舊唐書優劣

唐書五代劉昫所脩也因宋祁歐陽脩重修唐書
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
近南園張公漫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

謬良快人意如姚崇十事此大關鍵而舊書所傳
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
載則剪裁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
爲宋一代文人而劉在五代文名遠不逮歐其所
著頓絕如此宋人徒欲以誇當代不知後世耳目
其可盡誣乎

○○朱溫不宜入正統

歐陽子作五代史自謂不失春秋之意余獨謂帝

朱溫非是夫三代以來世有篡者然皆不成爲國亦不成爲君是故窮之篡也羿浞相繼三十年而少康滅之莽帝十八年而世祖滅之玄帝一年而劉裕滅之其滅也無論脩短俱以伏誅書溫父子相繼十六年卽爲莊宗所滅特與羿浞莽玄相上下當時宜直書朱友珪殺朱溫唐兵入梁朱友貞自殺敬翔李振伏誅豈不足以爲勸于天下而乃使無將之賊得擅帝制於千載則是春秋反爲誨

盜之書又烏在其爲春秋也然則繼唐統者斷斷乎在于莊宗應于唐之後書後唐以別其族類而并晉漢周稱爲四代史而以溫事附之前唐之末後唐之初若莽在兩漢之際玄在晉宋之間庶幾統緒分明其關於大義不更多哉

○五代史韓通無傳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

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五代史不公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殼以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

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歛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歛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

千百年耶 卷九
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宋時史氏顯達

左丘廢史遷辱班椽縲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爲唐爲宋者若祁及脩顯特甚矣然歐公五代史旣已統緒失當而子京之疾靈蔽聰何足當班馬一噓豈文章偶有不幸亦世代使然也

○曾子固詩才

曾南豐有錢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詩云月明如
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
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
空白髮嗟蛇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昔人謂曾
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謬矣

○雷簡夫知蘇明允

蘇明允閉戶讀書通六經旁及百家下筆頃刻數

千言人無知者。知明允自簡夫始。簡夫為雅州上
 韓忠獻公書曰：不獲摺版約袂傳致蘇洵文於几
 格間，以豁公之視聽也。上張文定公書曰：洵天下
 奇才，令人欲糜珠璣玉躬執七箸，飫其腹中，恐他
 饋傷之。上歐陽文忠公書曰：必若知洵，不以告人
 則簡夫為有罪。觀此三書，則三公之知洵實由簡
 夫。而簡夫知人之明，好士之量，視三公又何如耶。
 傳不錄錄其治渠築砦數事而已。尚論古人者，其

可忽諸

○○溫公體貼人情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
 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袁
 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
 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後來程朱一派
 則全無此等意思。

○溫公行己之度

溫公資治通鑑稿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按說苑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賜名本此

○溫公為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亦是闕典劉憲為通鑑外紀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一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于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

興廢大事坦然可明

○綱目正秦統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之死為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滅周惟恐其晚帝秦惟恐其遲豈春

秋、正、統、之、義、哉、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事、定、矣、

○通鑑省文之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旣枉了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元

楊紫陽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因作詩云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因朱子綱目改正而止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嘗觀曲禮云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

刑於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所本想王司偶忘
之而東坡不敢輒拈出處以對故漫應如此後人
遂以公爲趁筆則又陋甚矣

○○赤壁考

坡公赤壁之遊千古樂事二賦亦千古絕調也袁
石公云前賦爲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
通體是板後賦直平叙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
小集偶爾釘釘歡笑自發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

倍○至○末○一○段○卽○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
默○契○而○已○數○語○洵○定○評○也○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
頗○訪○東○坡○遺○跡○常○登○赤○壁○所○謂○棲○鵠○之○危○巢○者○不
復○存○矣○惆○悵○作○詩○而○歸○然○黃○之○赤○壁○土○人○云○本○赤
鼻○磯○也○故○東○坡○長○短○句○有○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
周○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云○也○今○岳○陽○之○下○嘉○魚
之○上○有○烏○林○赤○壁○蓋○公○瑾○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
沂○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牧○有○寄○岳○州○李

使君詩云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此則真敗魏軍之地也

○赤壁賦盈虛者如代代字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洗盞更酌更字作平聲讀亦見東坡手蹟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典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

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覈實無差忒乃可

此正東坡美其見机之智若去之不早則
三良臣之友身若為三良事迫而始行則不
不足為見机矣東坡原亦未差也

千百年眼卷第九終

千百年眼卷第十

瀟湘張 燧和仲纂

嘉魚方弘緒貞卿閱

○○坡公遠識

蘇子瞻論周之東遷也極言平王之失策且歷舉
春秋以來遷都弱國者爲戒纖毫不漏而於晉之
王道惓惓致意焉曾未數十年而其應若響與江
左偏安者千古一轍也異哉特表而出之見坡公

千百年眼 卷十
遠識非拈弄筆墨者所可幾也

○波公學長生

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意其視死生真旦夜爾何足動其毫末而欲學長生不死則愚劣所不敢知也黃魯直云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則知坡公不過借是以文寂寞如佛家所謂口舌上功果耳固非溺志於此也

○夏君憲曰長生學亦好殺身亦無礙于長生也
○老泉是子瞻號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家有老人泉因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

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蘇文之偽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也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換做不也。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其、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為之，其製差異，或以為子瞻在黃州時，出竒以戲客，而不以自名。葉石林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為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於文。

千百年眼
卷十
三
者不能爲也

○ ○ 蘇文賴以不廢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携坡集出城爲闈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乃陰縱之

○ 宋儒談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依附自相依附自斯言出朱子遂有天穀之說夫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其石落下閔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不知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爲虛無異端乎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

千百年明
以易究之。天之所閔。人無術以知之。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東坡有詩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能見物。吾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也。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無寒火。昭德晁氏解曰。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熨則沸。而熟物。火爲水。沃則滅矣。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

谷。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或謂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抱朴子云。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空。熾而有蕭丘之寒。燄然則火寒。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無耳。海水以杖擊之。火星勃然。腐草化而爲螢光。可照物。非寒火乎。

○八字可定介甫

劉元城云介甫不可動者八字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介甫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澁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議論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行也

○介甫寡助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旒字元鈞旂字元龍皆不以爲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已自省也元祐中安國貶死旒及旂亦坐貶遠方所謂爲法自蔽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

○均輸之害

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蓋以

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卒使物價騰踴。商賈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

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爲善言利乎。桑劉有知。寧不笑人地下。

○○青苗之害

周禮一書。經制甚備。乃後世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王介甫之清苗均輸。是也。然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常平者。糶糴之法。青苗者。賒貸之法也。按左傳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

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
 貸而以公量收則春秋之時固已有官民賒貸之
 事矣又何必諉于泉府之舊而且謂周禮為不足
 信耶然在春秋三國行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而
 至於介甫則弊端百出諸賢極力爭之不置蓋法
 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於
 郡縣之後勢固然也介甫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
 又假手惠卿之輩宜其事勢決裂至此極也故必

知時適變之儒而後可語通經學古之事也

○○元祐諸賢無定見

元祐初温公入相諸賢議革新法不能須臾然既
 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
 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温公
 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
 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
 知也後以臺諫交章論列舍人蘇軾不肯書黃始

悟而不復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雜然並行，免役六色之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徒知欲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曾中全未有灼見在。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爲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有三分之息，提舉司復以多散爲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剩，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

遂至寬剩積壓，此其極弊也。至紹聖國論一變，群奸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空不遺餘力。然攷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寬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歛，以賑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

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
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以○坊○場○撲○買○之○
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貢○顧○役○所○徵○不○及○下○
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
助○役○未○嘗○不○可○行○介○甫○狼○懷○不○能○執○或○緩○行○而○當○
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儉○因○得○以○行○
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
毒○民○反○出○後○來○童○蔡○諸○人○之○上○矣○惜○哉○

○○畢仲游格言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爲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
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
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
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大
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
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
夫神宗大有爲之資也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富

千百年則... 卷一
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

○介甫裁抑宗室

王安石在熙寧間裁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闕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曰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祧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散雖荆公一時應變之辭然其言不可廢也

○介甫廢禮經

周官儀禮爲聖人之遺經而禮記四十九篇則漢戴勝馬融所作卽儀禮之傳疏也宋熙寧間王安石經義罷周官儀禮而專禮記朱晦翁怪其廢經用傳請修三禮而未及成書至我朝功令亦置周官儀禮而獨存禮記一科終不能改熙寧之舊

○○經義取士之弊

科目之設士趨所向宋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

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蓋明經。雖近實而士之拙朴者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非士之高明者不能自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專以經義論策取士。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是獨存當時明經一科。而進士之科遂廢矣。安石有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

究。亦自悔之也。由此觀之。一得一失。已自瞭然。老成之士。何苦過爲嘵嘵也。

○宋樂屢變無成

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

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

○○王介甫寘貶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曰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張和仲曰京下諸奸所以媚附介甫者至矣封至真王祀至配享豈吝此片字之褒乎况荆舒二語章章詩傳也或者彼蒼謂介甫濫芋已極留此一線以存餽羊耳

○章惇有功於長沙

章惇曾開梅山有詩一篇專誦其利而濟北晁無咎賦詩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人專其事爲清議所不與耳然梅山地爲今長沙府之安化縣五

千百年眼 卷十
寨自熙寧至今永無蠻獠之患則惇之此舉不爲
無當也不然長沙之害豈減於廣西之徃獯哉

○章惇雷州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
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
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
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殘刻之報不
爽如是然則小人之害君子適以自害耳

○李泰伯非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
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
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
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
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
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
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平集序

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秦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其古詩示兒云退當事竒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按此語出楊升菴可謂確見胡元瑞極辨且援余隱之朱元晦語爲解夫不信秦伯之盱江集而力持余朱二子之議橫坐秦伯以不喜孟子則其無根亦甚矣

○○張商英無佛論

張商英少年負竒氣尤不信佛嘗於招提觀金剛般若喟然曰豈胡書而反與於六經乎歸著無佛論達曉不成一字妻曰公平日爲文援筆不加點伸紙萬言今作何文其苦乃爾張相曰吾欲作無佛論妻曰既已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深悔前事究心內典自謂得其旨張和仲曰今之未窺藩籬而妄加排議者惜無如商英之妻從旁下一轉語

耳。

○教主之號不祥

宋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群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宋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

弔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能過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書之祇辱青史豈曰榮遇美事乎

○童貫爲真太師

童貫爲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爲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然澄樞爲

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眞爲太師領樞密院
振古所無

○蔡京奸狀

謝任伯在西掖草蔡京謫散官制其數京之罪曰
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
鋤略盡四語可作京一小傳京懷姦固位屢被逐
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
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

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
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
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
嗚呼以若人而擅台席者久且專何怪虜騎之南
牧也

○葉石林長厚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有避暑錄中間紀蔡
元長事多稱爲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然亦見

○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自○其○廝○
○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艾○其○醜○其○又○石○林○
○之○罪○人○哉○

○○楊龜山論朋黨

宋欽宗時京輔既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至欲盡
逐其黨楊時上疏曰今舊出權輔之門者不問賢
否一切廢罷京輔秉政垂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
則已其仕於朝者必皆其薦引也若盡指以為黨

此平心之論
亦國家之福

穢身潔明
信用治此治後
賊之治亦治好
慶下治

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恐縉紳之禍
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龜○山○此○論○備○甚○
洵○哉○有○用○之○道○學○也○陳○眉○公○曰○黨○之○一○字○空○論○於○
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於○宰○相○捐○印○之○後○

○○种師道策虜有見

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种彛叔彛叔持不可
甚堅及平仲敗彛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
或問平仲之舉為虜所笑奈何再出彛叔曰此所



原件短缺

以必勝也。彘叔可謂知兵矣。然朝廷方上下震懼，無能用者，哀哉庸主之不可輔也。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荅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以謀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

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負文書務簡
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
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
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
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
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
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
便宜州郡卽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

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用也按十策中深切時務
鑿鑿多可行者宋室之不競也宜哉後秦檜當國
伯可乃因緣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官燕樂伯可
專應制爲歌詞諛豔粉飾世以比柳耆卿輩傷哉
羅景綸恨伯可之改節余獨痛伯可之遭時不幸
有寸而不獲售也孝宗時有辛棄疾者進美芹十
論亦可觀

○按伯可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

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
涕以起羨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
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
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
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
中璫出見之犬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叩
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張和仲曰
觀此足知伯可本懷矣高宗果有爲之主扇頭

二○十○八○字○不○賢○於○中○興○十○策○耶○亦○何○嫌○於○諛○艷○
粉○飾○也○羅○景○綸○此○論○枉○却○三○寸○竹○管○子○矣○

○朱勝非善處苗劉

苗劉之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傅不從朝廷
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爲畫計使請鐵
券旣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懷朱勝非曰上多二君
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
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

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
 郎官傳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
 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勝非
 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
 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
 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
 之矣遂退勝非此舉其調奸護駕良有足多者故
 能使張韓諸將竭力倡義以收勤王之績也紛紛

局外之議何足憑

○宋高宗不欲恢復

宋高宗恢復不堅者忌徽欽北歸勢必軋已也按
 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妃 帝氏將還欽宗
 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為太乙宮
 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 第九后不能却為之誓
 曰吾先歸苟不來迎瞽吾目乃升車既歸朝所見
 大異不敢復言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

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荅。纔啜茶，遽索去。后詢其報德，謾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不得觀。此可知高宗之猜忌矣。又考欽宗在虜，宋止遣巫覈一迎而不終請，中間帝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鳩翼府者三

年，囚于左院者兩年，卒爲虜奴，箭死馬足之下，哀哉。高宗忍於其親，何太甚也。

○○宋南渡兵餉所出

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諸處用兵，每至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旣多，又何從得許多餉也。」常考宗澤傳澤平湖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車萬乘，平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太郎等又

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
 筭宗公得賊兵凡一百三萬考韓世忠傳世忠平
 緇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
 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
 南之侵掠息矣共筭韓公得兵凡十萬考岳飛傳
 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
 筠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
 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兵十萬餘而

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共筭岳公得兵凡二
 十八萬其他知二張劉琦等皆類是蓋南渡之後
 紀綱廢弛巨寇蠡起皆假團練勤王之名屯聚草
 澤鈔劫蓄積所以宗韓岳諸公未及北伐唯專意
 招撫山砦江海之間豪傑響應故百萬之兵餉皆
 不煩經營措置而辦此所謂先手着也可見將得
 其人雖盜賊可用君不能御將雖以韓岳諸公之
 才無救于宋之尺寸徒使為後人扼腕也

○○岳飛文章

昔晉文之拔卻穀孫權之勗呂蒙蓋欲其武而能文也岳飛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其謝講和表藹然有孔明之風高宗良馬對則淵淵乎有道之言也又嘗題詩鄱陽龍居寺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直逼唐人佳境矣余屈指上下數千載間蓋唐有張睢陽合之武穆而二當亦間氣所鍾也

○○秦檜爲金人作間

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

○○秦檜以悍婦絕後

鄧孺孝曰秦檜欺君誤國萬世罪人而有曾孫鉅

一子金明 卷十 二十六
鉅子浚浚弟灑以是知世類不可限量人也鉅通
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
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城陷鉅與誠之各以見
兵巷戰死傷畧盡歸署自焚而死浚先往四祖山
兵至亟還與弟灑殉父死孺孝此論可謂辨矣然
攷之史檜無子立妻兄王喚孽子爲後曰熺其孫
曰墳皆王所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嗚呼檜
以奸臣亂人之國已亦自以妬婦殄絕其家天道

乎。

○秦檜身後之報

秦檜建第于望仙橋備極宏麗其死也值應天府
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云笑談便解興
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二語曲盡奸狀檜墓在金
陵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爲盜所發
獲貨貝以鉅萬針盜被執而司法者未減其罪惡
檜也。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羅景綸曰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備哉此論使半山有靈雖百喙難解于九原矣

○張浚忌殺曲端

曲端鎮戎軍人長於兵畧屢戰有聲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婁室寇邠州日端屢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曷乘高望之懼而號泣虜人目之爲啼哭郎君其爲敵所畏如此旣而浚欲大舉端力勸浚按兵以伺金人之弊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店原戰少却端劾玠違節制時叅謀王庶亦與端有宿怨因共譖於浚浚大怒罷其

兵柄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仍僞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復叙左武大夫欲復用端玠懼端復起因與王庶力譖之浚入其說於是徙端恭州置獄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

下左右皆泣至獄獄官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渴甚求飲與之酒尤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二時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造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月又詔謚端壯閔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典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爲涇原都統日有叔

爲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
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饗一
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端執摠以
軍禮見傍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
軍籍進公命點其一則於庭開籠縱一鴿以往而
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
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魏公
雖而獎而心實忌之在蜀日嘗有詩云破碎江山

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
未歸人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尚論者咸稱其
冤而四朝國史且罪端狠愎自用委曲爲魏公庇
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爲過
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真筆之難也久矣
惜哉

○○張浚遺誅

張浚素輕銳好名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

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
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
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
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
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
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酈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
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旣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
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
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
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
在哉按此說出何氏備史每疑南軒大儒而以異
疾死意甚冤之今乃得其解矣

千百年眼卷第十終

頁

卷十

三十一



